

石屑記

少年時候一次次凝望星空，星空給人浩渺感、神秘感。一次次看着，看得心裏發熱再發冷。想到多少古人也曾和我一樣

仰望星辰，所謂卧看牽牛織女星，所謂長河漸落曉星沉，所謂星漢西流夜未央，還有滿天星月明如畫，一夜星星騎馬回，星河欲轉千帆舞……詩還在，詩人早已不在了，明月還在，星辰也還在。此後，我這一代人不在了，下一代人也不在了，下下一代人，下下下下一代人……都煙消雲散了，星辰依舊，依舊是秦時明月漢時星。

李白《上李邕》的詩裏說，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。如今扶搖直上九萬里不算奇事，可上九天攬月，可下五洋捉鱉亦不算奇事。倒是地下世界一片漆黑，讓人好奇。

俯瞰腳下大地，不禁好奇地這是何等大千景象。

看過一本科普書，書上說：

地下一米，地鼠寄身之家。地下二米，人類埋骨之處。地下三米，蚯蚓來回回。地下十二米，有尼羅河鱷魚挖出的最深洞穴。地下十八米，可建普通防空洞。地下一百一十五米，英法海底隧道深度。地下一百二十米，世界最深樹根深度。地下三百零五米，大型武器地面引爆的破壞深度。地下一千六百四十二米，貝加爾湖深度。地下二千一百九十七米，庫魯伯亞拉洞穴深度。地下三千米，摩亞松金礦的深度。地下三千六百米，多細

胞生物惡魔線蟲居住深度。地下六千米，已知微生物可以存活的最低深度……

地下千米處，溫度已達到五十攝氏度左右，地下四千米時，溫度高達七十多度。那日去塔里木油田深地塔科一井，只見井架高聳入雲、鑽機隆隆作響。這一口井設計深度一萬一千一百米，我去的時候已經鑽進八千米了。

塔里木油田公司勘探事業部的人告訴我說，鑽井深度到了極限，每向下一米，可謂步步維艱，高溫高壓下，鑽杆就像煮熟的麵條一樣柔軟，地下超過二百攝氏度的高溫，一般設備和儀器內的電子元器件、橡膠件之類就會直接損壞失效。塔里木油田公司打這口井，也是向世界彰顯中國製造。哪怕超二百攝氏度的高溫、近一百四十兆帕的高壓，塔里木石油人依舊可以將井深推進到萬米級別。

忍不住想看看地下岩石的模樣，他們帶我們去看，一格格，區分了深度，那些石屑有鐵與鋼和青銅的色澤。捻幾粒在掌心，彷彿托舉了千鈞之重。這一顆顆米粒黃豆般大小的石頭，背後是塔里木石油人的付出和技術，也是大國工業力量。向石油人討回一小包八千米處的石屑，用布袋小心翼翼包裝好帶回家。至今那一袋地脈深處的石屑就掛在書房裏，掛在我寫作的座椅後。

塔里木石油人鑽出的那一袋石屑彷彿對我有一個啟示：

深入再深入，深入到萬米之遙的地裏……如此才有好石油。

深入再深入，深入到萬里之遙的華夏大地……如此才有好文章。

樓上的怪聲

看題目，不要以為我要寫驚嚇小說，反之，這是包括自己在內許多人的真實經歷。那年搬進一個單位，不知何故，頭頂天花板發出一陣陣響聲。初聞似重物碰撞地板，忽而似輪子輾過鐵軌，隔三差五又似瀑布注入牆身。聲在睡房出現，又在客廳奏鳴。有陣子我睡在廳內，聲音在夜裏突然響起，令人怔忡不寧，難以入睡。

有些在家裏聽到的噪音，不難查出源頭。三層以上有單位進行裝修，電鑽當然狂叫，連談話也不容易；鄰家敞門重重地關上，自然牆身一震；有孩子在走廊拍打皮球，一下一下的「砰砰」聲便進門入戶。至於吸塵機的聲浪，偶而不慎椅櫈歪倒，琴聲歌聲，因地板不夠厚實，也從樓上傳來。但這都不是「怪聲」：「怪聲」不但難以名狀，也難以找到源頭，我且先說他的一件事。

有位鄰居，男性，總在投訴樓上住客滋擾他。樓上住客獨居，女性，白天有正常工作，也同時投訴樓下男住客的控訴。男住客有時提

高聲線向女住客叫道：「你半夜舉啞鈴呀？跳霹靂舞麼？」女住客也不啞忍：「我正在床上睡大覺，有可能發聲嗎？你可以跑上來看看我的屋子……」

以上對罵持續好久。話說回頭，當年我被樓上的「怪聲」弄得第二天起身「熊貓眼」般，忍無可忍，便跑到樓上單位質問。戶主夫婦，同我們年紀相仿，孩子大一點，隔着門縫，極力否認有任何碰觸地板發出聲響的情況，更不可能是在半夜三更。

又過了不久，「怪聲」重現，再次質問，這一趟戶主坦然大方讓我進門檢視：「進來看吧！」這單位下了簾，暗一些，但無甚特別，只見廳內放置一盤盤細碎金屬，似是些要加工鑲嵌的飾物配件。我不覺得特別，也不覺得這些東西能製造強烈的聲響。我當然只能說句對不起並且離開。

幾年後又搬了家，再聽不到「怪聲」，雖則樓上有個「過度活躍」的青年夜裏還在弄響傢具。他搬出後，這些聒噪擾人的聲音又靜止了。

世上事無奇不有，像我和我的鄰居在不同時空聽到的聲音，究竟是什麼聲音，也許永遠是個謎。

我的貓咪生病了

都說作家愛貓，甚至離不開貓。後來，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隻貓咪才理解，人類對貓咪的喜爱和依戀可以遠超乎想像。

其實從來未曾設想過自己會養育寵物，畢竟是一個經常連自己都照顧不好的人，卻在因緣際會下與一隻貓咪結緣。事情源於一次無意間在社交平台看到城大校友發布的帖子，關於自己飼養的貓咪產下的貓寶寶們找尋新「父母」，看着可愛又萌動的小貓咪我心動了，剛好彼時安頓好新家不久，家裏多隻如此可愛的小生物豈不樂哉。

小可愛四個月的時候便來到了家中，許是幼年時期經歷了一路的奔波和對於未知的恐懼，這段外遊的經歷讓牠十分恐懼出門，尤其是到諸如電梯之類的小型密閉空間，就會脾性大變哭鬧。除此之外，平日裏性格溫順黏人的牠的確為家裏帶來了不少生機。

這隻小可愛實際上並不小巧，而且可能比很多小型犬還要大隻得多，因為牠實際上是一隻布偶貓，屬於暹羅貓分支的一種。最初朋友聽聞我養了一隻布偶貓的時候，都露出擔憂來，認為這種貓咪「嬌生慣養」，屬於比較脆

弱的貴族貓。不過我家的貓咪很爭氣，一路以來都非常健康而活潑，除了個別時候不小心抓傷了自己，或者蠢萌撞到自己眼睛導致發炎，其餘時間幾乎沒有任何生病的困擾。但最近兩個星期，便秘的問題折磨得牠很顯疲憊，大多數時間都癱軟在客廳墊子上或者地上，沒精打采的樣子讓人心疼。

晚上我練了一會琴，想說沒怎麼聽到貓咪的動靜，最近牠挺話多的，一方面是生病難受，畢竟做了兩次通便手術，一方面應該是我們減少了牠的貓糧，所以牠多了嘰叨。於是，我便先去書房牠最喜歡的椅子看了，牠沒在，又去貓廁所斜對面的貓洞裏找牠，也沒在。天氣有些燥熱，難道是去了平日裏喜歡乘涼的沖



三個月大的貓咪
作者供圖

涼房？結果仍是沒有。晃眼看了下睡房，好像也沒有影子，在客廳和廚房溜達了一圈也沒有看到。正想去睡房靠窗邊看看，走到走廊一下餘光掃到睡床上一個影子立了起來，是牠呢。

看樣子是聽見我走來走去的聲音，被吵醒了起來看看是怎麼回事。看牠困頓的樣子，我有些不忍心，於是就着牠坐的位置，照往常那樣將牠慢慢臥倒，然後撫摸牠的腹部，牠有些懶散地把我的手按住，雙手將我的手握到懷裏。我猜牠只是想要有人陪伴吧，於是停止了撫摸，任由牠握住我的手，看牠尾巴輕柔的晃蕩着。

這一刻，有一種母愛溢出的感覺，眼淚到了眼眶邊，想到飼養一隻貓咪跟養育一個孩子其實沒有什麼區別。牠現在安逸地閉着眼、輕輕地呼吸，就像個孩子一樣依偎在我的懷抱，牠不會說話，但是給了我做母親的體驗。我想，無論是養育寵物還是孩子，都是一個自我治療的過程吧。而養育寵物可能更加自我，因為寵物的心理不會長大，此前看到一本書中提到，貓咪長到成年後也最多維持到一個三歲稚童的心智水平。而牠的全世界只有我，我傾注

的愛也不會有任何反噬。牠平日偶有的小脾氣，在我眼裏也是牠的可愛，此刻有些疲態的牠也更讓我心疼。

牠擁着我手，在我眼前睡着的模樣，實在是太讓我暖心了。這一切，無論是房間還是眼前的貓咪都讓我不想離開和失去，但那又如何呢，我希望自己能給牠更好的生活，也要讓自己變得更好。

看他熟睡過去，我抽出手，想快點記錄下現在的心情，沒想到我剛抽出手，小傢伙就醒了，又咕嚕咕嚕幾下讓我重新安慰牠。於是我又讓牠多握了一會兒。

在我回到客廳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牠也跟着我跑了出來，躺在離我不遠的沙發上靜靜休息。沒想一小會兒時間，牠就像往常一樣兜到我的身後，開始撒嬌地小聲喵叫，又是楚楚可憐的樣子。趕緊把牠抱到懷裏。一到懷裏，牠就往衣服裏竄，用頭頂着我的肚子尋求安全感。生病的貓咪讓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養育一個嬌小生命的不易，這種脆弱和不易卻衍生出一種力量，讓我更對生活有了更多的期許和想像，反倒成就我繼續前行的動力。

淮風物談

胡竹峰

仰望星辰，所謂卧看牽牛織女星，所謂長河漸落曉星沉，所謂星漢西流夜未央，還有滿天星月明如畫，一夜星星騎馬回，星河欲轉千帆舞……詩還在，詩人早已不在了，明月還在，星辰也還在。此後，我這一代人不在了，下一代人也不在了，下下一代人，下下下下一代人……都煙消雲散了，星辰依舊，依舊是秦時明月漢時星。

李白《上李邕》的詩裏說，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。如今扶搖直上九萬里不算奇事，可上九天攬月，可下五洋捉鱉亦不算奇事。倒是地下世界一片漆黑，讓人好奇。

俯瞰腳下大地，不禁好奇地這是何等大千景象。

看過一本科普書，書上說：

地下一米，地鼠寄身之家。地下二米，人類埋骨之處。地下三米，蚯蚓來回回。地下十二米，有尼羅河鱷魚挖出的最深洞穴。地下十八米，可建普通防空洞。地下一百一十五米，英法海底隧道深度。地下一百二十米，世界最深樹根深度。地下三百零五米，大型武器地面引爆的破壞深度。地下一千六百四十二米，貝加爾湖深度。地下二千一百九十七米，庫魯伯亞拉洞穴深度。地下三千米，摩亞松金礦的深度。地下三千六百米，多細



五首重聚

由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圓明園十二獸首之牛首、虎首、猴首、豬首，時隔一百六十三年後首次重聚圓明園，並與馬首一起亮相「五首重聚，故園新語」圓明園獸首銅像特別展覽。展期至十月二十九日。

中新社



重陽話老

人生在線
南翔

又到重陽。

歷來重陽節就有登高祈福、拜神祭祖及飲宴祈壽等習俗——是否「祈壽」的內涵拓展傳承，之後便添加了敬老等內涵？概而言之，登高賞秋與感恩敬老，是當今重陽節雙峰並峙的兩大主題。

感恩與敬老連在一起，放大了反哺的鏡像。讓人感覺，不敬老則是不知感恩之輩，不懂感恩之人，當然就是忘恩負義之徒。毋庸置疑，敬老、孝老、愛老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。這個圖景很美，很溫馨，很和諧，故而需要特設一個九九重陽節來安放。「登高今夕事，九九是天長。」白髮與垂髫，高台與黃菊，桑麻與甜酒，那是情與景的交融，詩與文的彈奏，愛與美的結合。

然而具體到每一個垂垂老矣者，境遇又那麼真實如鐵，深刻若潭。無法用四世同堂、含飴弄孫、天倫之樂等形容詞一言以蔽之。

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，殆無疑義。老齡化社會的快速到來，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減少，另一方面是人之壽命增加。兩相疊加，則增速可知。這個增速所帶來的負重，需要一個個具體的家庭，一個個具體的身份——兒子或女兒，爺爺或奶奶，父親或母親來承載。

看到過一個視頻，一對空巢老人去世之後，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兒女隔空就把房子給賣了。接手的新房主，在收拾房間的時候，看到了老人生前的各種榮譽證書、照片，更有疊放得整整齊齊的孩子的獎狀、作業及成長日記——那是代人一顆顆年齒的真實紀錄，風霜雨雪，朝夕晨昏，不曾中輶的既往早已泛黃。當新房主將這些報告給老人的兒女時，得到的回答是，他們並無需要，遠隔重洋，任憑他們處理就是了。近日有一位深圳女作家，講到自己大姐腦溢血之後，因家庭條件好，及時搶救過來，卻在臥床的那幾年，身邊的孝道與親情終於經不起繩鋸草磨，逐漸耗盡，令大姐無語看透了人間醜陋。她嘆息，早知如此，大姐還不如早走了的好！

壽則福與壽則辱，是長者的一體兩面。

再過兩三個月，我母親就滿九十九周歲，邁向期頤之年，是不折不扣的長壽老人了。

何謂期頤之年，期是期待，頤是供養，意謂百歲老人飲食起居不能自理，一切需期待別人供養或照顧。古時稱百歲為「期頤之年」。

現如今我母親思維正常，基本生活還能自理，可以自己吃飯，喝水，刷牙，洗臉，扶車緩步……她沒有像不少老齡人那樣患阿茲海默症，「六親不認」；更沒有像我熟悉的一位朋友的父親那樣中風失語，卧床插胃管，與植物人的唯一區別，只是還剩思維。

每當我或姐姐們推着老母親進電梯，出去廣場，讓她照日光、聽市聲、扶籬站立，湊在她耳邊說家常，鄰里無不投來羨慕的目光。樓下保安，有次舉着手機過來拍照。問他為何？他說發回去給家鄉人看看。

我明白他的用心，也理解當下世態。兩棟比鄰而居的樓層，有不少老人居家養老，但自家人照顧老人的，僅此一戶而已。

就在我寫此文之時，一位外地老友發來這樣一條微信：

「剛才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她幾個姐弟，媽媽八十四了，健康得很，只是要求子女輪流來陪她，而且一切費用由母親開支……每人僅輪流陪了兩個月，兒子說自己身體不好，不幹了（這兒子是得了母親許多好的，當年他中專畢業，母親託人助他進了一家福利不錯的單位，分了房子，五十多歲就退休了，退休金也不低），必須送母親去養老院。幾個女兒也都同意，可母親不幹，說自己什麼都好，只是怕寂寞要求孩子們輪流來陪她。她們的母親也願意帶着退休金和存款去子女們的家，哪一家都行，可孩子們都不願意。這老太太並無怪癖，也好相處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能理解幾個孩子，也

剛才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她幾個姐弟，媽媽八十四了，健康得很，只是要求子女輪流來陪她，而且一切費用由母親開支……每人僅輪流陪了兩個月，兒子說自己身體不好，不幹了（這兒子是得了母親許多好的，當年他中專畢業，母親託人助他進了一家福利不錯的單位，分了房子，五十多歲就退休了，退休金也不低），必須送母親去養老院。幾個女兒也都同意，可母親不幹，說自己什麼都好，只是怕寂寞要求孩子們輪流來陪她。她們的母親也願意帶着退休金和存款去子女們的家，哪一家都行，可孩子們都不願意。這老太太並無怪癖，也好相處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能理解幾個孩子，也

剛才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她幾個姐弟，媽媽八十四了，健康得很，只是要求子女輪流來陪她，而且一切費用由母親開支……每人僅輪流陪了兩個月，兒子說自己身體不好，不幹了（這兒子是得了母親許多好的，當年他中專畢業，母親託人助他進了一家福利不錯的單位，分了房子，五十多歲就退休了，退休金也不低），必須送母親去養老院。幾個女兒也都同意，可母親不幹，說自己什麼都好，只是怕寂寞要求孩子們輪流來陪她。她們的母親也願意帶着退休金和存款去子女們的家，哪一家都行，可孩子們都不願意。這老太太並無怪癖，也好相處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能理解幾個孩子，也

剛才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她幾個姐弟，媽媽八十四了，健康得很，只是要求子女輪流來陪她，而且一切費用由母親開支……每人僅輪流陪了兩個月，兒子說自己身體不好，不幹了（這兒子是得了母親許多好的，當年他中專畢業，母親託人助他進了一家福利不錯的單位，分了房子，五十多歲就退休了，退休金也不低），必須送母親去養老院。幾個女兒也都同意，可母親不幹，說自己什麼都好，只是怕寂寞要求孩子們輪流來陪她。她們的母親也願意帶着退休金和存款去子女們的家，哪一家都行，可孩子們都不願意。這老太太並無怪癖，也好相處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能理解幾個孩子，也

剛才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她幾個姐弟，媽媽八十四了，健康得很，只是要求子女輪流來陪她，而且一切費用由母親開支……每人僅輪流陪了兩個月，兒子說自己身體不好，不幹了（這兒子是得了母親許多好的，當年他中專畢業，母親託人助他進了一家福利不錯的單位，分了房子，五十多歲就退休了，退休金也不低），必須送母親去養老院。幾個女兒也都同意，可母親不幹，說自己什麼都好，只是怕寂寞要求孩子們輪流來陪她。她們的母親也願意帶着退休金和存款去子女們的家，哪一家都行，可孩子們都不願意。這老太太並無怪癖，也好相處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能理解幾個孩子，也

剛才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她幾個姐弟，媽媽八十四了，健康得很，只是要求子女輪流來陪她，而且一切費用由母親開支……每人僅輪流陪了兩個月，兒子說自己身體不好，不幹了（這兒子是得了母親許多好的，當年他中專畢業，母親託人助他進了一家福利不錯的單位，分了房子，五十多歲就退休了，退休金也不低），必須送母親去養老院。幾個女兒也都同意，可母親不幹，說自己什麼都好，只是怕寂寞要求孩子們輪流來陪她。她們的母親也願意帶着退休金和存款去子女們的家，哪一家都行，可孩子們都不願意。這老太太並無怪癖，也好相處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能理解幾個孩子，也

剛才